

美食之力的召喚

張頤武

《歡迎來龍餐館》已經在這個暑期贏來了人們的關注。它打開了中國電影的一個新的空間。這是脆弱又強韌的善良生命的禮讚，也是極限暴力和死亡之中的人的光芒的閃爍。在一個隨處都是無限的暴力展現的時刻，這個故事裏的那種力量讓我們感動。

這是一個讓人震撼的故事，也是一個讓人感傷的故事。一個普通的中國廚師在海外遇到了本世紀開端的那場改變了世界，也影響了歷史進程的戰爭。他的奇遇正卡在了迷人的美食和殘酷的暴力之間。徐福對於創造美食的熱愛和他掙到更多養家的錢的期望在異國他鄉遭遇了巨大的意外衝擊。

一切最初都看着很順利，大有希望的龍餐館，有路子的本地合作者和那個善於應付各方的中國經理，都好像能讓故事向着喜劇的方向發展。但戰爭機器一個晚上就改變了一切。由於那場對於徐福來說完全是絕對的意外的戰爭而遭遇了挫折。戰爭來了，它的力量足以摧毀餐館裏的美食。而在夾縫中的徐福和同伴馬俊生依然把龍餐館變成了一塊美食的飛地。他們憑藉美食的力量來對抗外來的超級軍事強權和本土的恐怖的力量，把龍餐館變成了一個暴力籠罩下的平安的空間。電影始終用一種愛撫的鏡頭拍攝那些充滿吸引力的迷人的美食，讓這些美食的燦爛被表現得格外豐富和多樣，婚禮上的美食也讓人們陶醉，這是生之力，美食在帶來美好。它們和那種絕對可怕的轟炸和恐怖的火焰，那些冰冷槍口射出的子彈所給予人們的絕對的死之力形成了最尖銳、沒有任何中間狀態的對比。

當然，美食是脆弱的，它與任何一方對於他人的仇恨相比是弱不禁風的，它沒有對抗暴力的能力。它的力量在於我們永遠需要依靠食物而生存，即使最殘酷的暴力最終也都還需要食物的支撐，而電影裏反覆由廚師徐福所說的「好好吃飯」來撐起我們脆弱的生命，來介入到不斷要徹底毀滅對方的暴力之中，成為了一種中間的力量。一種生之力在對決中的兩種死之力之間，在美軍的戰爭機器的暴力和本地的恐怖暴力之間，它雖然脆弱，卻依然有自己的活力。暴力的雙方還都需要徐福做的食物來支撐他們。在美軍的集中營和恐怖的營地中，他依食物生存下來，也努力地保持自己的尊嚴，力所能及地努力關愛那些無助的兒童。為了這些兒童不變成恐怖的人體炸彈，徐福的朋友馬俊生死了。而他們最終找到了通往生存的出路。微末的小人物讓人看到了一種難得的光芒。

美食屬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它既是基本的生存保障，又是生命的美好享受。哲學家李澤厚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提過一個「吃飯哲學」的觀念，也就是從人類的基本需求出發的探究，這種基本需求支撐人類的生活，建構社會的基礎，人類的其他活動其實都是建立在其上的。這是通向人生的基點，應該說，今天被《歡迎來龍餐館》中的徐福反覆說的「好好吃飯」正是在這個基點上對於世界的陳述。「好好吃飯」和那些暴力與相互恐懼之間的對比，正是這部電影最有力量的地方。「好好吃飯」正是要回到人生的基點，從那些似乎被暴力所遺忘的地方召喚更好的事物。忘記了「好



「好好吃飯」，讓那些不同的勢力在狼奔豕突的狂暴中失掉了真切的人生的基點，於是那種暴力和扭曲就變成了電影中的常態。而「好好吃飯」卻顯得如此不易，如此不可企及。

這裏把敵對的暴力所傷害和扭曲的人表現得非常有力，無論是那個曾經的龍餐館老闆老扎，原來只是希望家庭存在，孩子的病有救，但由於利益的報復，被人把情況透給敵對派別而失掉妻子孩子，最後蛻變成極端分子；還是美國兵托尼在恐怖中認定所有他人都會是恐怖分子，不斷想回家，但最終也被殺。這些旋捲在暴力中的人既從美食中得到慰藉，又捲在暴力中無法超脫，最終被暴力的相互傷害所淹

沒。這部電影沒有對於對立雙方的簡單化，暴力的報復來自於戰爭機器的介入，而冤冤相報的極端也讓人們毀掉了未來。這裏沒有從大歷史解釋一切，但個體的小歷史正是大歷史的一個無法掙脫的部分。徐福和馬俊生就是以普通人對生的渴望和那種對於人的善意讓人們感動。在當下我們看到那種時刻出現的暴力之中，它脆弱但溫暖，因此能夠觸動大家。這是中國人對於世界的一份善意，這一份善意被這部電影在當下表達了出來。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了中國人的那種樸素的平安願望的力量所在。

故事的結尾是意味深長的，在二十多年後返回那曾經的恐怖之地，龍餐館依然矗立，一品「徐福炒飯」既留下了過往的傷痕，也說明了脆弱的生之力的強韌。那個被他們從死亡和極端的邊緣救下來的少年賽夫在二十多年之後的龍餐館炒着菜。美食的美好有自己的韌性，「好好吃飯」會穿越暴力造成的恐懼和仇恨。在徐福和他的同道努力為人們提供美食來超越暴力的故事裏，這是讓人感到寬慰的結局。「好好吃飯」讓徐福最終成了一個勝利者，二十年的時間，世界的變化讓人們看得更清楚了，當年那些暴力和恐怖，沒有帶來任何的積極的效應，而徐福給世界貢獻了一些可能微不足道，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讓我們看到普通人在「好好吃飯」的期許中所具有的美好的力量，這力量讓人感動，也讓人看到了中國電影所具備的感動人心的能力。中國電影在這裏顯示了能夠關注和講述世界的同時給這個世界一點啟發的能力，這就是彌足珍貴的。

魯迅的繪畫情結



自由談
海龍

中國書法界十分推崇魯迅的書法，有人說他是一位被文學家名聲掩蓋了的書法家。其實魯迅一生也有着濃厚的繪畫情結，而且他有理論有實踐，還有着童子功和不錯的繪畫和設計功底。說他是一位被文名耽擱了的準畫家和美術愛好者，應該也有道理。

如同大多數兒童一樣，魯迅童年就有了一個畫畫的夢。雖不一定要成為畫家，但練就能畫啥像啥、伸手就來的本事，魯迅還真達到了。考察魯迅一生，他與美術結下了深厚不解之緣。他不僅是美術鑒賞家和收藏家，更是中國現代版畫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將美術視為思想啟蒙與社會革命的有力武器。這種美術情結跟他童年習畫有關。

魯迅曾回憶他小時候剛發蒙識字就喜歡看有圖畫的書，最早看《插圖本山海經》和《詩經》帶圖的啟蒙書。後來逃難到舅舅家看到《芥子園畫傳》和帶繡像的《蕩寇志》就開始描摹；甚至連手頭能找到的《野菜譜》《農政全書》的插圖都「影寫」了。由上可見，他兒時學畫畫是如飢似渴的。這種習慣影響了他一生，他到日本留學和以後在北京期間對購買繪畫書和作品的興趣一直保存着。這種對美術的興趣對魯迅的文學藝術修養和他的事業也都很有幫助。

魯迅在北京塾居期間大量抄寫和考據古碑帖和民俗文化，自然又豐富並鞏固了他的中國古典繪畫理念。他後來的很多作品裏面描摹的內容和插圖都是他自作的。同時，魯迅也關注民間藝術的保護。此期他對中國本土傳統美術如漢代石刻、民間年畫、木刻小說插圖以及明清箋譜等進行了系統性的搜集與整理，並主張「外為中用，古為今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據考魯迅還是個涉獵廣博的藏家。他一生收藏了大量中外美術品，包含約六千多件漢畫像磚拓片和古代碑帖以及二千多幅外國版畫，尤其是德國表現主義畫家珂勒惠支的作品。這些都跟他的文學和戰鬥風格有關。魯迅一直鼎力倡導中國的「新興木刻運動」，他認為版畫具有「直擊社會、易於印製與傳播」的戰鬥屬性；而且他自費編印外國版畫集，出資支持青年木刻家，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革命美術力量。

由於有着繪畫和良好的美術修養，魯迅也對設計和書籍裝幀等有着濃厚興趣。他的經典著作如《吶喊》《彷徨》《朝花夕拾》等都是他自己設計的封面，其中巧妙融合了漢畫像磚圖案與現代極簡主義，至今仍是中國現代設計的典範。

由於有着長期的繪畫愛好和對古代繪畫、外國繪畫的鑒賞基礎，魯迅繪畫美學品味是很高的。北京琉璃廠流傳着他跟齊白石的伯樂陳師曾交往和其後出版《北平箋譜》的故事。陳師曾出身名門，是當時京城畫壇的領袖。魯迅與陳師曾是日本留學時期的同學，一九一二年兩人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且為近鄰，二人時常深入切磋美術和繪畫話題。當年陳師曾拓寬傳統箋紙只畫梅蘭竹菊的刻板套路，將北京的「民間風俗」畫入箋紙，得到了魯迅的激賞。陳師曾去世後，魯迅極力搜集他的箋畫遺作，並增加了當時畫壇其他名家如齊白石等人的作品，與鄭振鐸合編了享譽海內外的《北平箋譜》，是魯迅晚年的一大成就。

正因魯迅具深厚的繪畫基礎和美術修養，使他具有精湛的設計才能。史載民國初年的十二章國徽就是他跟許壽裳等設計的：上有龍鳳嘉禾圖案，其圖像簡質、寓意深遠。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即請魯迅為北大設計校徽。魯迅將北大二字設計成一人背負二人之狀，構成三人成眾和以人為本的意象，既有「脊樑」的象徵，又有「啟蒙」的寓意。魯迅的設計就是今天北大校徽沿用至今的基礎。

以上魯迅在繪畫和藝術設計及理論方面的成就，即使作為一個藝術家也是當之無愧的。但是作為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的魯迅光芒太燄以至於掩蓋了他美術方面的名聲。我們如今紀念和評價魯迅成就時，不應該忽略他一生不忘的繪畫才華。



燈下集
周蜜蜜

我的兒童長篇小說《星星的約定》獲得應屆上海書展的「上海好童書」特別好書獎。消息傳來的一刻，我正坐在書桌前，窗外的天空恰好浮現出幾顆若隱若現的星星。我放下手機，望着那片熟悉的暮色，心情竟比自己預想中要複雜得多，也澎湃得多。作為一個寫故事的人，我習慣用文字編織悲歡、構建夢境，但此時此刻，我不僅僅是一個作家——我更像一個見證了奇跡的夢中人，恍惚間分不清，究竟是現實闖入了我的小說，還是我的小說悄悄預支了未來。

因為，今天我要講述的這一切，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我用文字種下的一粒種子。而如今，它已經長成了一片繁茂的星空。這個故事關乎夢想、關乎青春、更關乎一個奇妙的命題：當人類的想像力被現實追趕，甚至被現實超越時，我們會感受到怎樣一種震撼與幸福？我想，答案或許就藏在那些字裏行間，藏在每一位讀者的眼眸中，也藏在今日香港的天空之上。

讓我從一本小小的書講起，從一群紙上的少年講起，然後，帶你們一路走到真正的星辰之間。

一、寫在紙上的星星——創作《星星的約定》的初衷

很多年前，我開始動筆寫一部關於香港中學生探索太空的小說。那時候，香港的航天科技熱潮遠不如今天這般澎湃。城市裏到處是高樓與霓虹，人們低頭奔波於生計，抬頭望見的天際總線是被密集的樓宇切割得支離破碎。但我偏偏在街頭巷尾、在學校圖書館的角落、在每一個少年明亮而澄澈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強烈而原始的渴求——他們想要飛，想要知道天外到底有什麼。那種渴望像地底的暗流，沒有喧嘩，卻日夜不息地湧動着。

於是，我在小說中創作了「天外天太空科研學習小組」。這個小組裏有學霸，他們能用微積分推導火箭的飛行軌跡；有運動健將，他們的身體裏蓄滿了奔跑與跳躍的能量；有沉默寡言的觀察者，他們總在深夜獨自仰望星圖，在筆記本上畫滿密密麻麻的天

體坐標；也有熱血衝動的行動派，他們相信行動永遠比空談更靠近星星。他們性格各異，時而爭論不休，時而攜手並肩，卻有一個共同點：都相信頭頂的星空藏着某種隱秘的召喚。他們利用課餘時間研究天體物理、設計簡易火箭模型，甚至模擬太空艙生存實驗——在廢棄的學校實驗室裏，他們用塑料布搭建「氣閘艙」，用罐頭食品演練「長期隔離生活」，用最簡陋的工具追逐最宏大的夢想。小說裏，他們最終發現了一顆新的小行星，並決定將它命名為「小王子」。

為什麼是「小王子」？因為聖-埃克蘇佩里筆下的那個金髮男孩，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追夢者形象。他來自一個小小的星球，只有一朵玫瑰和三座火山，卻敢於穿越茫茫宇宙，去探索、去愛、去理解，去追問那些看似天真卻直指本質的問題。他純真，但不幼稚；他孤獨，卻從不放棄。我認為，每一個少年心中都住着這樣一個小王子——他們渴望出發，渴望遇見，渴望在無盡的黑暗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光。那顆被命名為「小王子」的小行星，在小說裏不過是一個虛構的天體，但它承載的是所有少年心中最柔軟也最堅硬的嚮往。

小說出版後，有一個中學生對我說：「周老師，我也想加入『天外天』小組，我們班上有五個同學已經約好一起讀天文物理了。」有老師告訴我：學校正醞釀組建一個太空科研社團。更有家長說，他們的孩子因為讀了這本書，開始主動翻閱天文書籍，我意識到，文字的力量遠超我的想像。紙上那些用鉛字印刷的星星，開始在現實中微微閃爍了。它們不再是沉默的符號，而像一粒粒火種，悄然落入無數少年的心田。

二、從紙上到地上——香港校園的航天熱潮

正如小說裏所描寫的，現實中，香港的校園也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航天科技熱潮。這股熱潮不是行政命令催生出來的，而是從課堂的黑板上、從實驗室的燒杯裏、從操場上一枚枚試飛的模型火箭的尾焰中，自

《星星的約定》，周蜜蜜著，作家出版社。



然而地生長出來的。

近年來，全香港已有多間學校的學生參與各類航天科普項目。有不少中學成立了太空科學興趣小組，那些曾經只出現在大學實驗室裏的課題，如今正在中學生的課桌上被熱烈討論，被青春的手指反覆觸碰。讓我彷彿看到了小說中那些少年的現實投影。

更令人振奮的是，香港學生在全國乃至國際航天科技競賽中屢獲佳績。有學生設計的太空艙實驗方案被選中，被搭載於真實的火箭中發射升空；他們，就像我筆下的「天外天」小組成員一樣，仰望星空，腳踏實地。他們用計算器、用試管、用3D打印機，用無數個被汗水浸透的黃昏和深夜，一磚一瓦地搭建着自己的航天夢。

而這一切，離不開香港教育界、科技界和社會界的共同努力。

三、歷史性的一刻——香港首位女航天員的誕生

然而，最令我震撼的，還是二〇二六年春天的消息。香港產生了第一位女航天員——黎家盈。

我還記得第一次在新聞中看到她的照片時，內心湧起的那股熱流。那是一個看上去極其普通卻又異常堅定的女子。她的面龐沒有化妝，短髮利落，眼神裏有一種沉靜而灼熱的東西——那是一種被無數次磨礪後反而愈發明亮的目光。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種熟悉感越來越強烈，直到我突然想起小說中的金珊珊——那位白裙少女，那位在演講台上大聲宣告「我們發現了新星」的女孩。她們的眼眸深處，彷彿藏着同一種光。

黎家盈的履歷令人敬佩。她擁有博士學位。她曾在內地航天訓練中心接受長達數年的嚴格訓練——每一項她都咬牙堅持了下來。她不僅是香港的驕傲，更是無數香港少女心中的燈塔。

鶴舞秋日



市井萬象

立秋時節，黑龍江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丹頂鶴踱步覓食，振翅翱翔，流連於葦蕩碧水之間，構成一幅鶴舞秋日的美麗畫面。

新華社

